金文最

金文最卷三十七目錄

碑

滕縣梁山重修伏犧廟碑以上原列卷七十四趙大鈞

昭文張金吾月霄

碑

鄠縣修城碑大定二十二年　　蕲康侯

皇帝即位十有六年遍敕城邑令修完之在南山諸縣惟鄠最為廢弛完者不過平尋尺其頹毀缺壞蹄痕轍跡四通而莫禁雖上司屢督臨政者多避難其事越二十二年秋七月彭城劉公以壽州酒使來鄠首詢民之疾苦事之利害故多所廢置惟時上司復坐奉朝旨以督縣劉公旣承其命遂集邑民而曉諭之曰比者承上司準省文上計二萬八千限以三歲每歲俟農隙以興之此朝廷愛力恤民之意也若乃不奉法遷延歲月因而貨賂不惟負朝廷委付之意吾民其何益焉若能一舉而成暫勞而永佚衆皆願之經始於九月初朝鼓而暮止有早辦者乃割己俸必親撫而賞勞之罷者退而願進其力僉曰劉公之役秋毫無所斂劉公之役

未嘗笞一人雖用力死而無恨乃相率其子弟丁屬忻然其畢其事卽五旬而就成之高二丈五尺周二千步五門從而亦成皆以廣廋覆之正東曰宜春南曰仁智西曰通濟北曰望威以安處其神就爽塏也宜春之北曰長安以利天府出入攸往者也城壁始立濠池既淵環植以嘉禾異卉引南山皁栗澇谷三水以注之入餘者以充倉廩之備又餘者令民閒足用而不禁又嘗親董其役命童僕走吏或閭巷願執其役者以治縣庠之荒蕪講肄之□朽置師備以訓顓蒙之童庶幾他日青衿白袍濟濟於橋門有取青紫而榮富貴者矣城之東西二隅因以龍臺若乃山川之形勝與夫雲霞之杳靄陰晴變滅千態萬狀不遠於指顧之閒是以壯觀覽之富備詩人登高而竊離騷也於城之隙依古壘以爲之園圃度地勢以就其臺榭引溪泉作漱玉琤琮之聲栽花竹養風煙蒼苒之秀斯皆非私於己在於樂民也既粉雉屏列萬瓦鱗次高棟層簷屹然聳峙者此前日壞址頹垣而荒區也或曲水池亭奇花

靜院或童蒙絃誦之聲日聞於人者此前日煙露荆榛瓦礫之地也良辰佳節邑人士女登臨而眺遠嘯歌而管絃風俗熙熙少長揖讓而往來者樂斯成而化其政者也萬口同詞則曰宣武修城從命而下也政使府尙焉旁邑傚焉則劉令於此信乎有力大抵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用力少而爲功多制作壯而不踰矩此君子之作爲政之本也豈有能端本而末不正者歟可以書矣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余焉 鄠縣志

重修東嶽廟碑 大定二十二年 楊伯仁

臣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明神之所以昭聖德也亶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聖人之所以昭神功也豈非幽顯之感通報施之明驗歟昔我始祖景元皇帝肇基王迹遂荒大東迄我太祖仁兵一舉爰革遼命及我太宗繼伐徂口奄定華夏我主上亦緜東都口纂大統肇開中興皆符帝出乎震之義也迺眷岱宗之神乘震秉籙實司東方東方者萬物之始

故爲羣嶽之長我國家受命之攸在雖德自天啟亦惟神之陰相哉□聖在位之十有七年內外晏清禮樂修舉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民和物豐靡有菑害凡嶽鎮海瀆名山大川率命有司崇飾其廟貌嚴寅其祀事歲時親署祝版遣驛命守臣侍祠皆首於岱宗大定十八年歲在戊戌春嶽廟災雖門牆儼若而堂室蕩然主上聞之震悼不已俾治有司不戒之罪既而歎曰神其或者以宮廟故敝欲作新者乎迺敕庀工度材以聞明年以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徐偉就遷知泰安軍專領其事彰德軍節度判官王元忠佐之皆選能也命馳驛以圖來上入受訓誡示之期約且擇尚方良工偕往營之出內帑錢以貫計者十有六萬黃金以兩計者二百四十有六及民之願出貲以助者幾十萬千且運南都之材以足之復詔其工役勿煩吾民給以傭直故皆悅而忘勞矣二十一年辛丑冬告成凡殿寢門闕亭觀廊廡齋庫雖仍舊制加壯麗焉詔謂格神之道所貴致潔其當陽之像毋用漆塑以琢郡白玉

石爲之殿楹高敞勿事𣩘障殿閾周□設爲儲胥俾四方士民遠
致奠獻者皆遂其瞻禱之心而無褻瀆之患廟之西南隅舊設舍
館賓客往來皆止焉郡吏時率倡樂以娛之因爲□□□□□
□□□□洞啓或終夜讙譁詔以神靈靜謐之宅豈可使之污嫚
如此即其地更置廟庫俾門禁加嚴蓋所以崇肅敬也自三觀而
下十里達於廟禁無樵薪二十二年四月制詔翰林侍講學士楊
伯仁記其事臣伯仁承乏禁林職在贊揚聖德豈敢以鄙陋辭謹
書詔旨之始末與其經費之多寡敘之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東方曰仁萬寶資始神惟岱宗爰主張是雞鳴見日其高巖巖兖
州之鎮魯邦所瞻觸石生雲合於膚寸曾不崇朝天下膏潤無懷
而下七十二君咸登茲山告厥成勳於皇時金肇迹東土誕膺天
命寶孚神佑我后中興出震應辰禋祀上帝懷柔百神無文咸秩
矧此喬嶽宮廟制度天子禮樂災之所生然在不虞舊或未拾新
何以圖洪惟聖朝監此神意親授規摹選能興事宸衷簡在民願

攸同不愆於素案圖奏功臺門將將如鳥斯革廣殿巍巍增陛以級牲酒圭幣薦羞以時敢獻善祝神之聽之聖人之德聖人之壽泰山之高泰山之久聖人之業聖人之基泰山之固泰山之維神居孔安有饗是格生甫及申蕃宣方國禮無不答神罔時恫於萬斯年福祿來崇 山左金石志 泰山志

西京副留守李公德政碑 邊元忠

吏有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智足以決斷世稱曰能奉法遵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已為最又況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平昔梗概大可見矣既而臨視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寬而有制民間秋毫無所犯至

於臧獲輩亦不之識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俗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簿書鞅掌閱目無遺獄訟平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强猾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似莫能近者得不謂之能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不矜功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內剛外温自公暇日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新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笑談之閒和光同塵殊無驕貴氣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遣使巡行天下政迹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煖士民聞之莫不驚歎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都人遮道攀轅臥轍者不可勝紀一日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陳留邊元忠曰古之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德政豈無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敏然於公素爲門下士載以玘輩懇迫義不可辭因摭輿情姑道萬一銘曰

其德維何廉能循良其政維何寬猛柔剛身兼數器李公具嘗少

而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是京捕擊豪强政平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煖詔歸玉堂使我黎庶借之不遑覩斯石兮何啻桐鄉覩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日篤不忘　大同府志

登州福山縣黃籙大醮碑　張　名缺

□□□醮品格至□酒□□□□十極高眞以□□□□□□□□□□□□□□苦裹者也柰天下之人無克舉之何哉無度師無德高功無能職事者之稱執□□讚頌□□謬誤有失宣揚之節以至香燭酒果□□高舉□不□□又主□□□□往往始勤而終怠此所以不惟不能獲福抑亦自取其禍安得不鮮克舉之與登之福山泉甘土肥魚鹽遷化加以時和歲豐居人漸有好善之心□□日與先生長耆謀欲作一大善緣以追薦先逝謂無出於福山□□□然有是念未敢率易而爲大定壬寅夏適東牟馬先生歸自陝右鄉人輻湊請益莫不忠告於是福山耆老相謂曰吾願

適□豈不聞馬先生者乎方當壯歲一遇異人捐千金之資棄室家之好芒鞋楮服曳杖而西築環堵於長安而居之幾十年長安之人蓋嘗賴之而資冥福矣幸其歸也可以往禱爲之度師必不我拒遂相率堅請初若難之衆皆曰先生以行化爲心豈必長安福山而有親疎之間乎義不能辭順願而來□□□卜日重九迺誦經以相之作歌以詠之凡與□□者千有餘家無不□□□□屏葷置酒雖垂髫之子亦知欽慕及設□□□風埃頓息星斗爛然觀者如堵了不聞謦欬之音雖齊之以刑亦未必能如是也□□上聖十極高真安得不降鑒乎昔吳道子畫□□變相兩市屠酤不集者以其殊形異相□□□劊□□□□□□狀故人見而怖之今先生特以□□□□而能感人之心也如此豈可同日而語也事畢人皆異之功欲傳於不朽迺屬予爲文表其始終之迹而予亦目覩其事喜爲邦人書之大定癸卯三月望日汾晉張□□記 石刻拓本

泰安州重修宣聖廟碑　李守純

泰安之爲州也有岳祠以壯觀其中有岱宗徂徠汶泗濟以環抱其外寔周公之封境孔子之鄉國帝王封禪之所也亡宋開寶五年徙乾封縣於此大中祥符元年改曰奉符廢齊阜昌之初改爲軍曰泰安本朝開國六十有八年升之爲州自其爲縣以孫明復石守道二先生山齊之故基建學以柏林之地課養士作成之材故常有焉魁乎天下者則耿公昌世顯於翰林者則楊公用道是其尤傑出者也惜乎歲久殿宇壞甚震風淩雨聖賢像弗克僅庇爨舍頹漏學者鮮肯居之有司者咨出竟不之葺亦莫如之何矣歲在戊戌岳祠被焚朝廷命徐公中憲偉來守茲郡尋蒙宣召指畫岳廟營繕之制公受訓誡以還朝夕從事再朞告成上遣使來視使者見其廟貌閎麗密壯甚稱賞之因詢以岳祠之弊公迺口陳數事又言有一於此爲害尤重昔者岳祠告修所壞運司必先視之兖州然後行之故曠日持久而不能有成也且如宣聖廟

日就傾圮止請繕於運司尚三年而不報況夫岳廟更當稟於慈州乎稽滯之弊從可知矣使者還奏得可其請更其舊弊所謂宣聖廟聽以岳廟餘材修之公遂以規繩授之匠者大其廟度柱以石瓦以琉璃長廊四迴如拱如揖聖賢之像皆倣闕里而又講有堂處有齋以至庖湢亦皆有所委曲以盡心期副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人特見其誠莫知其所以施設之方可謂賢且能矣朝廷可謂能擇人而任使之矣經始於壬寅三月十有四日落成於八月初四日俾守純爲文以紀之守純以職在主善不敢以淺陋辭故敘其實而復有說焉夫事之廢興殆非人力之所能也天也是學之壞久矣諸生所望者扶顛補漏而已猶爾齟齬願莫之遂今日一新甲於他郡始知天意以聖上守成尚文之際不欲有司草創而修故使先難其事也然則事之廢興豈非天乎處乎其中被國家教育之恩者當如何哉固不可泥於章句而止也當以致君澤民爲心知其所以學者而務進焉所以學者何哉曰道也道之在

人則為性性之妙用則為神散之口應物則為五常如或好仁好義好禮好智好信而未造乎道則其應物也雖勞心役慮求合於五常而處之然亦不能無蔽孔子於是有六言六蔽之戒也若乃造道之深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其應物也不待勞心役慮求合於五常而自然合矣孔子於是有一以貫之之語也由此言之學者之所當以道為事也子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豈非欲夫學者之以道為事耶猶恐乎未之能入復示其所以入之之門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當是之時顏子不幸曾子獨得其傳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其子思之論道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誠如神孟子之論道則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又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二子之立言無少詭於孔子者蘭陵荀卿反獨非之謂口口口口不知其統嗚呼荀卿胡為而云爾也是與二子同

門而異戶歟是其學之淺不足以知其深歟徐以其所著之書考之蓋其學之淺不足以知深也何則荀卿有曰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觀乎其意則是以聖爲道之極也豈知子思孟子以神爲道之極而得孔子之所傳者歟宜乎妄生詆訾而不顧也守純以謂儒家者流必欲助吾君明教化不先造孔子之道則難矣必欲造孔子之道不先踐子思孟子之言亦難矣而荀卿之說反使天下後世有惑於二子失其所趨嚮故爲辨之俾學者知其所以學焉他日或爲朝廷之用庶幾乎不迷於政矣癸卯四月二十有六日李守純謹記 山左金石志

澄城縣主簿李公去思碑 大定二十三年 王山甫

昔東西兩京垂四百年守令號爲循吏者不爲不多然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惟龔黃卓魯數人斯蓋被天子命典城牧民禁奸舉善興學勸農而一出於已故能成名然而由縣佐而得聲者止一仇香豈非權在已者易爲功事因人者難爲力哉否則何其得聲

之難也如此自魏晉而降逮及本朝而能度越仇香者卽吾奉訓李公其人也公諱完字道全朔州馬邑人也性識穎悟日記千言甫八歲中神童科總角肄進士旣冠調石州司候正直剛毅不畏彊禦石守王夢徵每憚伏焉後授澄城主簿下車之後振舉頽風革以前弊先是縣民豪族大姓通行賄賂趨媚縣僚貧民無所控訴公諭之以仁明教之以正理使人革心不能欺誑雖被刑眚莫不服其辠由是上恬下熙則用殷富乃興建學校崇尚儒雅時縣學獨一宣聖殿公增大其規廟廡堂齋煥然一新平居撫民以恩使民以信德政薫濃散為和氣之浹洽自是風淳俗厚政簡訟稀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萬戶之繁劇治之猶一家然大定癸卯春朝廷遣使察臣簿中有政迹者擢縣令公奉敕改授忻州定襄令旣去闔縣士民劉玠等各出家貲立祠南門之外樹碑紀實以示去思之意命僕為文因採民聲以歌之歌曰

彼美古口兮丹延之口井邑萬戶兮勸於務農時有强暴兮恃財

之豐趨媚官僚兮賄賂通□□□□兮□□□□幸遭我公兮儒冠之宗來佐是邑兮協民於中抑强扶弱兮請謁不通化惡爲善兮人皆檢躬星士訪問兮誰或蔽蒙歌詠德政兮萬口一同茂實英聲兮達於天聰璽書加勉兮百里是封舍我云邁兮指之河東民懷去思兮將安用情伐石紀德兮□□□□□□□□兮血食無窮乃心景仰兮不渝始終大定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晦日立石

以上原列卷七十三潞城縣志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新廟碑　　張建

嗚呼唐室之衰也豈一朝一夕而然哉其所由來者漸矣自安史之亂置軍節度而號爲方鎭鎭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而自立帥彊則叛上而不朝魏博鎭冀奮臂而唱於前淄青澤潞躡跡而和於後皆互相表署合從連衡欲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稅爲私有天子不問有司不呵含肓貸忍百有餘年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大歷貞元所以守

邦也乾甯三年鳳翔李茂貞以兵犯京師□□將奔大原次渭北華州刺史韓建遣其子允請天子幸華州昭宗畏偪復欲如鄜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而言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巡極塞車駕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昭宗難之建自率精兵數千圍行宮以譟請誅李筠以清君側昭宗不得已遽斬筠以謝迺悉散殿後□□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建又使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號呼遂皆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有神□□御幄旁厲聲叱曰汝陳許閒一卒爾蒙天子厚恩至此輒敢為弒逆事乎建倉惶而退亦莫知為誰明日物色訪之迺華之城隍神也昭宗亦□□遂徙其神於行宮明年八月己未車駕還京師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光化以華州為興德府封城隍神為濟安侯遣五季亂離典籍燬

滅史逸口事而不傳然華之父老至今能言之而言之未嘗不流涕也當是時王珂鎮河中羅紹威鎮魏博趙匡凝鎮河陽朱全忠鎮汴梁李克用鎮太原楊行密鎮淮南李仁福鎮靈夏錢鏐鎮吳越皆熊蹲虎踞垂涎舐掌幸時之亂以飽其欲曾不能遣偏裨將率老弱兵爲勤王衛社稷之計乎今此神口縛草傳泥彩色外飾假以威象尙能赫怒奮威呵叱不祥拯天子於至危極難中以此知當時藩鎮大臣皆土木之不若也蒼天蒼天此何人哉口何心哉自五代歷宋以行宮爲太守之署迄今因之署之東北其祠在焉大定甲午太守完顏公口晝錦是邦每布政之暇常倘此祠處於隘口百姓朔望貧酹艱於出入而葺飾不繼榱瓦朽落貌像雖昏神雖不言若有所待公屢出言如有財力之士而能遷建增廣者許之州人張鐸口口楊林鱉前道正韋道概聚父老而謀曰吾鄉雖屢遭兵革殘毀之甚口而不被弑逆之名者賴此神之力也盍遷其廟於外以便祀享衆允其請口口得爽塏地於子城之東

南隅正當離向拱揖佑德之觀宜其神明得所安焉遂平其坳垤以基以築百堵既興寢殿始構迺立高門高門有閌口口乙未五月旦日以牲幣告神而遷於新廟禮也於是礱石北山礱而碑之求文於僕以紀神之英烈且俾後世亂臣賊子聞之有所戒懼焉吾口口之父老篤於忠義不忘吾侯濟安之德既已記其營建之始又爲作迎享送神之詩以遺華人俾歲時歌以祀焉其辭曰

聰明正直兮惟神之德矯誣竊攘兮惟神是殛謂唐室之衰兮神猶主乎山川謂唐民之匱兮神尙歆乎血食何凶悍之難制兮致乘機而肆逆口震怒兮威聲雷吼彼叛孽兮掩耳而走主雖弱兮時獲戩甯城雖危兮民得固守華之父老兮至今思之念昔艱難兮悲歌涕洟感神之德兮家口而戶奠答神之休兮秋嘗以春祠薦肴蔬兮刈玉井之芳蓮進酒醴兮挹渭水之淸瀾神之來兮旆綵幔翻神之醉兮覡舞風旋父老兮欣欣傴口兮拜神願神兮無斁降福兮孔均日將暮兮神聿歸風蕭颯兮雨霏微雨公田兮及

我私望有年兮其庶幾

高陵縣令張公去思碑　　張建

太史公序循吏傳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予始疑其說以謂循良之吏必有赫赫之名著人之耳目或號霹靂手或號神明政而曰百姓無稱何也豈不以循理之吏不求近功有愛民之誠心使民陰受其賜歲月既久民知其愛已故思之無已非若沽名釣譽之徒內有所不足急於人聞而專苛察督責以祈當世之知求其愛民之誠心則蔑如也久之情態俱露謗亦隨之是以民視吏之去如越人之視秦人肥瘠了不加意斯人也烏足謂循理之吏乎故吏之良者不伐其功人所以高其功不矜其能人所以稱其能及受代之後人思其德繪其像而事之此其所以謂之良吏也口川張翺字子翔博學有才識著名於時大定十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授單州軍事判官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東京留守推官今為解鹽副使自公之去高陵也既

更三政矣而民猶念之豈非有愛民之誠心教之以孝悌廉恥不爲鉤距詭異之行雖嘗加刑責者亦服其義而稱頌之初公之莅職於是也有訴其男毀奪女娣之妝匳者公以子之長幼妻之前後諭之其口悔悟而去有妯娌不睦日相詬詈聲徹縣署者公遣女婢以義責之其人慚而止三期之間所斷獄訟不啻數十百使人修省改過皆此類也歲或亢旱公爲之焚禱無不感應士或惰學公爲之誨諭無不勸勵今口口口亥谷公尹京兆鹽陝西路提刑使柏德公同尹日凡莅職有闕必委公權行其事非廉能夙著何以致此德公解職之明年朝廷遣使廉問備得公善政之詳不數歲三遷其職任邑人曹璋率諸父老繪公之像構祠堂而事之朝夕瞻望而不忘其德如周人勿翦甘棠而思召公也明昌五年春友人王彦達赴試來京師丐文於予口口口之政予曰昔子產爲政三年而人歌之孔子所以謂古之遺愛者以其久而不忘也今張君去職八年而人尚思之是亦口之遺愛也予既嘉張公之善

政且喜高陵之民不忘公之德故系之以銘曰
猗歟張公治適厥中人樂其政不自爲功其功不有積而愈厚賢
者德業可大可久昔之小民競利紛爭感公之化禮義由生昔之
士子挑兮達兮服公之教朝書暮詩今公既去繪象於堂千載之
下以配甘棠 金石萃編

三清殿碑 翟三僊

嘗觀□混元三清經云昔大道之炁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
炁乃成一聖人自稱元始天王劫號延康年號龍漢夫元始降舍
枘陵之□二儀未有區分混沌空流梵炁天道之時化虛元始凝
元氣始結碧落空歌紫書炊葉元始安鎮敷落五篇之靈文普示
諸天之宗範立爲洞元正教□於紫微上宮故洞元靈寶度人經
云元始祖劫化諸天上元復祖唯道爲身則知其先也爲天地之
根其尊也爲萬道之宗又經如是億炁二炁相生乃生道君劫號
赤則年號開皇道君禮元始爲師乃稱元始天尊元始以大梵隱

語授付道君以訓天中爲能尊承其敎乃封悅那林昌玉臺天帝
位登高聖治元都玉京故大洞經云上淸高聖大道君者一統玉
囊君治蘂珠玉闕七瑛口房受事元始者是也又經如是億悉三
悉混合乃生老君劫號開圖年號上皇稱金闕後聖君以師事道
君將以靈章訓劫聖故預稱後聖君也考其本洞玉口之始當開
圖上皇年狮之閒老君於天上已同化三淸也久矣奈何管見執
於一隅以老君來劫下度拔兆民之日便爲有相之初甚矣其誤
也多矣尹氏元中記不曰太上老君常居紫微故一號天皇大帝
一號太一天尊統金闕後聖君者是也道君老君元坐煜翼金色
蓮花之上元始元坐空浮口色獅子之上以赤書玉字真符龍文
安天之根開日月星辰之明鎭地之源立嶽瀆山河之勢廓落五
方色位流演萬象元綱保制劫運使天常存普植神靈咸賦道體
至於八冥之內細微之口亦莫不由其造化焉且三淸巍巍大範
在天地之光凝化空洞之上鬱結太元之中其始也悉無形相悉

色根化天上為三清其實三體俱會一眞皆是眞空眞中有精妙元化成若景雲之沓煥乃无狀之狀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信其然乎考其上而無上仰其高而彌高天地已判陰陽有造人物產形各歸天地一叅於身先本三清祖叅而化今之兆民唯知敬享宓犧為己之祖殊不知元始乃己祖之祖也不然何有元始之稱當不愈加敬享□雖宓犧軒昊而下□至高辛唐虞之世相承為天下主是不亦嗣繼元始祖叅相吹而降者也故能祖述三清之道垂衣拱手悉皆無為而自有天下也故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治國修身未有不由其道而成者矣是故三皇五帝之來首崇道與儒教其名雖析於二旣究經綸之効其道乃歸一也蓋一者道之名也道之所由生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故使後之被化修身治國之□抱一无離□叅致柔滌除元淨而无疵愛民治國而無為天門開闔而為雌明白四達而无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

爲而□□長而不嘗咸歸无爲自然之道也況乎變代遷時綿歷千千之載建邦立國□□萬萬之春其於教也順之者昌違之者亡善惡既明禍福旋踵由古迄今莫不有驗於當世者嘉祥縣邑之東北隅萌山曲屏之中峯巖靈秀宛若物外趣宰公常大同職是邑日與之曰自古名山大川洞天福地非天眞大神上聖高尊則不能稱其境乃誘靈寶道友卜築三清之殿洎眞武靈應眞君之殿前後相次有像俱備正七曜玲瓏之冠垂九色離羅之帔巍巍寂默其於應□則无乎不在尊禮之際儼然人望莫不生畏山之雲霞兮晝暮縈紆於殿之上下山之松柏兮冬夏蒼翠於殿之左右簷甍飛翼梁棟臥虹丹青錯雜金碧晃耀窗含舒日門闢長霄殆非塵寰之□有緣或一到者卽灰富貴浮雲之心自起鉛汞還丹之念祠之□□若天網之恢恢遶□無□疎而不失福善禍淫不徒席而見之者豈克勝計是致素善者愈加其善而不善者革故維新亦歸於善矣傾邑敬仰咸行善心四時之內每月三七

及庚申甲子之辰感三淸洎眞武靈應眞君護度之德扶老攜幼
齋戒沐浴焚香稽首供敬再拜祭之如在未嘗有闕公一日政暇
又與道友復議爲廟像旣享於此嚴飾如是尙闕口表口口道鴻
化之辭乃共罄丹誠鳩工僦匠選鑿名山璞玉琢磨成碣用贊三
淸爲天之根歸炁賦像護度兆民罔極之恩刊之貞珉口以爲報
也鄕閭友舊知予素習六經貢舉儒業兼參五行希夷之道請予
爲記予故樂然而口書之大定二十有四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
朔庚子日記贊曰
元始初降天地未分二君惟翼體會一眞化生諸天浩劫獨尊開
闢三景是爲天根使天長在闡以龍文上无復祖唯道爲身五文
門郮回口宗因有知其音書其功勳上援諸天下度兆民死魂受
口仙化成人生身受度劫劫長存爲物至微一炁尙均天覆地載
三淸造恩殿構像立兆民致貢巍巍大範无上无倫忘本忘朦迴
禮信闡 石刻拓本

四禪寺新修羅漢洞碑　　成舟

清之東南皆山也距縣四五十里林巒深美突然而秀出者顯揚翠屏也峯巒如畫左右相圍者玉柱華嚴童子也此山之間泉甘土肥稼穡豐而草木茂四禪精藍在焉寺之興也久矣大魏正光元年與靈巖禪刹同時而建本號顯揚隋氏之末改賜今名中有義淨三藏手植矮松偃蓋婆娑異於凡木樹下土石間往往得舍利居人敬信之三門之左舊有五百羅漢洞二十餘間歲久不葺上雨旁風聖象損缺且不與寺之殿堂相向僻在一隅甚失崇奉之禮高唐善士時誠頃因他故至此見而憫之歎息而言曰物之興廢固自有數何羅漢之洞僻陋如此而世尊之殿鮮麗若彼哉乃長跪合掌告於主者昉公戒師曰五百羅漢皆佛弟子也或修道於優樓池上或證果於伽耶山中鉢一擲則天神獻甘露錫一口則地獄扇祥風口其功德者熱惱變為清涼覩其形容者災殃反為福慶道果不為不高矣利益不為不多矣今塑像具存而洞

房摧毀且又褊小誠欲爲師移置於殿堂之前新其棟宇而廣其
閈數對列賢聖之象令十方信士得展供養之儀口其許之乎師
仰而思之俛而答曰吾豈無心於此哉吾幼而學法長而遊禮中
年以來憤招提之不振也遽興土木之功四時不輟者已數十年
矣勞筋苦骨何勤苦焉至於羅漢洞日夜思之熟矣祇以力未暇
給非取此而捨彼也汝之善緣道念正愜吾心果能移而新之豈
特許之又將贊成之覔大之時誠者退卽下翠崖渡溝水至夾灘
訪於嘗所往來檀越之家勸誘善士十餘人鳩集貨口百餘千走
詣招提相其地形而三門之右久爲山水衝注卑下之甚乃與同
來善士李文輩運石負土數月而平再往化緣檀越響應施金施
木施力者踰越險阻輻湊山門遂召木工度其材陶人計其數圬
者檢其功於是自左右偏殿而南起建洞房六十間接於三門於
中安置半千尊者之象外作行廊廊下之柱洞房之扉皆以漆塗
之寶殿之勢由此而愈尊名剎之風由此而始備自壬寅五月迄

甲辰十月畢功中閒冬不避風寒夏不避暑雨朝勤夕修以至於成旣成聖像有損鈌者命工補完廣集大衆設珍饌以慶其成監寺重宣欲刊諸石以傳不朽請余爲文以記之余方從事於科舉辭以言近旨淺烏能鋪張其事而揄揚其美耶彼徒堅請之至於再至於三義不獲免詢究本末紀其實而已大定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十月乙亥初一日　石刻拓本

平原縣淯熙寺重修千佛大殿碑　王鼎

大哉佛之爲道也以無相爲宗寂滅爲體至妙爲用湛然精常不假聞見然開化衆生必資於像口口口胡爲聞鐘磬之聲則合爪頂禮而生忻敬覩刀劍之器則攢眉蹙額而生慘畏哉是知像法之爲教也其利亦已溥矣故自惻以及精自小以及大自有相至於無相有爲至於無爲譬由取火於日必緣於珠艾出金於鑛須資於鉛炭俾衆生了然易知趨向者敢妄於塔廟哉東坡先生有云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

而惑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使其人無心其書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嬉遊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德州平原縣西方湻熙寺大殿者其來久矣値後周時大毁佛教像宇盡隳至唐以來邑人每遇齋日猶犟集設供於故臺之上至大中時有邑宰王賓同與轄尉崔瓊昂臺㧞堂塑阿育王像於其中五代間已經河決湮圮至宋乾德初興爲千佛殿祥符間再經營改後遭宋季宣和乙巳年寇盜蜂起寺被焚爇殿亦罹害餘址歸然爲瓦礫之堆其基係屬前殿院聖朝天德間本寺觀音院有比丘僧曰智深俗姓王氏恩州歷亭人也世隱於農幼習儒業忽悟火宅脫俗歸眞祝髮爲僧律行精嚴叢林敬仰一日指故基歎曰斯殿焚廢將及三紀使過其下者惆末世之衰敝誚緇流之怠惰我旣爲佛弟子可忍坐視弗顧甯無愧於吾教乎乃懇請於前殿院主僧廣俊欲復修建廣俊憐其懇懃久而不忘欣然立與爲之主於是命工師求大木歲月之間雲委山積

無何正隆失御括天下之良材以修南京被籍之後中規繩者無餘焉繼遇南征誅求百出民不聊生遂寢其事以俟簡諡旣而皇天悔禍眞主應期王化復行四海無事大定六年智深喜而言曰眞人出矣泰階平矣民生厚矣萬物阜矣緣可興矣乃先化於邑中時大富長者闍口首施錢三十萬俾爲營建之張本焉以時退邇響應財施益多智深又出家貲懇告於五戒蘭端齊善淨劉慥李惠佺等曰此中新脫兵火兼地薄川平無修梁巨棟與衆等同往太行以購貞材如何衆皆悅隨至臺山伐木歲餘不意山雨暴至蕩無子遺尋郎還歸其志愈堅無毫髮退轉色八年再訪山求材歷巖崖之欹傾度淵谷之縈紆十尋百圍凡中度者皆取焉旣回苦雨浹旬溝淵漲溢幾於漂溺因失其路轉於山西風餐雨宿面垢足璽疲苶不可勝言復值羣虎據路無少怖畏乃默祝於佛曰若弟子稍涉欺紿俾死於虎口無恨倘合成就勝事乞諸佛證明即令路開語畢虎皆四走往返崎嶇危死者數矣五戒臧迪張

善聚檀越馮口進善端李友杜草靚智深堅懇如是艱苦又如是各運上品心欲成無量果悉出已財相率助力與前五戒藺端等經之營之夙夜忘倦終始如一興役之日千杵雷動士庶雲集富者施財貧者効力輦米運麥獻繪饋綵者無虛日焉至十二年厥功垂就智深病革乃呼其子王浩及五戒藺端告曰吾營寶殿已成而前廡未就世所謂撲簷者爾等能成吾志否二人泣而諾之曰謹奉遺命越歲餘落成其殿廡規制宏敞雄傑壯麗不惟甲於諸刹雖善言者亦不能形容觀者自知如在靈山鷲嶺親覩世尊之妙相使人人向化皆起善心實相法不言之教也今年夏友人靈若沖忽叩門謂僕曰僧智深創立寶殿辛苦十餘年所費無慮數百萬功德亦已大矣厥子欲丐文以紀諸石令表暴於後世僕御之曰子知智深非飽食欺佛者其績當書柰寡學譾聞不足以傳信請之益力因歎而謂之曰昔有爲僧者往往指射佛宇誑誘世財而乾沒者有之市膏腴之田爲子孫之計者有之舉息與

人而獲厚利者有之緣事終不能就爲世人譏評者有之未有如智深財施不足則益以家資其子浩則敬而奉之略無吝色也又父作之於前子成之於後苟非夙植善根與佛有緣何以若此乎謹歡喜稽首而讚偈曰

平原古名邑昔有千佛殿宋季遭兵火化爲灰燼場荏苒逮三紀觀者興悲歎時有僧智深能闡西方教敬發宏誓願重構巍巍堂邑有大長者首施三十萬由此衆善人五戒及檀越悉發菩提心成此大緣事利益被一方功德叵思議龍天諸聖衆應生大歡喜子終其父事獲福永無邊願迴無邊福普及含生類 石刻拓本

淄川縣興教院碑 失名

上缺壽下缺廢盡撫定之後有石昭信下缺聽有司請□□□□□宿植善根誦信三寶乃建庵一所目進下缺達欲召募德人□□□□安請衆□□福之□有僧□□覺淨者下缺皆□□人世農□□革遂□□□□□□比諸郡遇統□普渡下缺文□焉□□

德□思欲甯覲來還故里寓□龍興□律□□□下缺□□□□
□□□□□□乃謂居□遇大定改元朝廷□□黃敕□□
□□□者以則貿之否則毀之□□□下缺□□□自後□□□
□□□□殿宇繪像僧房廚庫所關皆下缺其□□姓蕭氏□
□□□後□□□深閑□相妙達開□稱暢下缺□廣延方衆值
□隍之□□盜嘯聚比屋嗷嗷日不暇□甚若下缺□師□□□
義衆歸業至大定八年閏□月十八日告□集衆下缺□容色如
常右脇臥而□□壽六十二僧臘三十三善明姓王下缺大定癸
巳五月十二日化去俗壽五十五僧臘二十二祖師覺下缺□
□□大定甲午六月二十三日化去俗壽六十一僧臘二下缺□
闍維之後皆歸葬院東之塋塔中仍將下缺敕額以刊翠珉用□
興建之本末耳時大定歲次甲辰□□十下缺日石刻拓本

滕縣柒山重修伏羲廟碑

趙大鈞

變通之謂道道因人而乃宏制作之謂聖聖惟變而是適夫道之

在天下也其體則入於無方之神其用則出於無窮之變以神爲體故能示人以其象以變爲用故能成物以其數象數者固道之所出然適時而宏之者其唯聖人乎自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位乎其中神與天地俱德與天地並範圍其化輔相其宜是以起發創制興事造業以範天下以表來世智巧不興而能彌綸天地之道者蓋盡通變之妙衆人莫得而窺之爰自上古民人無別鳥獸未殊無衣食以自養無器用以通利及伏犧氏以聖德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建五氣立五常造書契而文籍生理人倫而王道著正君臣尊卑之分明父子夫婦之義作爲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皆所以度時制宜顯仁藏用民物安逸傳休無窮非聖人體道適變其孰能與於此萬世以來人賴其利故景仰之不足又且立祠繪像而在天下自王公士庶莫不崇奉而致祭焉惟茲梁山之祠其興久矣推其所自蓋其西二十里有伏犧冢畫卦山在焉官爲建祠于

耳奉事是廟也其山川秀麗聖水滂湃僅牟西廟之髣髴豈非勝
概之餘迹耶自後唐長興開重修之後其堂宇窄隘加之歲久弊
壞甚不稱瞻依之望逮聖朝以仁德惠政口與天下時和年豐民
渻事簡故鄰近鄉村奉祭祠下以祈應福祐者歲時不闕頃年又
承禮部指揮許給據存留故鄉民耆老等敬神篤厚殆非一日致
力於是廟積有年矣其獻殿三門及東西堂舍塑十王府君像皆
比年節次而成惟是正殿聖像尚未完治於是謀費於鄉人資功
於眾力眾亦欣然左右其事故鳩材命工擇日之良即堂之後創
基搆殿而廣大之經營不日翕然而成其殿宇壯麗繪像丹青煥
然一新以御馬侍從莫不畢具落成之日囑大鈞爲記以傳不朽
大鈞謂靈祠之在天下凡有心者皆知敬奉至於作天緣事非因
其時得其人則不可成如向來之祠其功力亦小小耳然自再修
之後綿歷二百四五十載之間其効力葺治者寂無所聞方今承
平日久民皆嚮道遷善今又蒙官給公據住持眾等樂於竭力盡

智以畢其事豈非值其時得其人歟是宜書也遂紀其歲月以刻諸石庶幾後來者知事神之勤且無怠於繕完云大金大定二十五年歲次乙巳三月甲申朔二十八日辛亥記 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七十四

金文最卷三十八目錄

碑

上黨縣西韓村石牐碑明昌二年　郝長卿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明昌二年　趙名缺

淄川縣法王院碑以上原列卷七十六　失名

金文最卷三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同官縣靈泉觀碑 大定二十五年

楊峻

粵以元璞未分窈冥而含五太淵宗至寂恍惚而蘊二神雖寓强名難窮妙體上無復祖惟我是身在平太初太易之前生乎無象無形之內塵刼雖壞亙古常存分淸濁而肇乾坤運化育而誕景曜允爲萬炁之祖宏闡衆妙之門鑽仰而彌高彌堅究詰而至元至妙孰知空洞而內隱別體甯測太無而中蘊至眞肇自公孫黃帝之登極也以道化天下志洞淸虛心傾妙有感西王母而降鸞授帝玉像元始天尊帝置宮中道觀之上晨夕朝謁然宮觀之號繇黃帝之始也厥後漢唐仙宮道觀碁布天下去縣之北僅二里餘有靈泉觀者寔岱宗之行宮鎮銅川之福地形勢雄壯殿宇崢嶸西腋嶺峯之雲巖翠侵戶牖東瞰漆水之煙浪潤徹軒楹南面

孤祠暮雨猶孟姜之泣淚北覘神水鹿苑隱梵僧之譯經周迴顧盼嵐光堆裏松蘿影中雙闕連雲重樓聳漢誠一方之奇觀也政和初道士口景安乃元魏天師謙之苗裔酷厭塵網栖心物表飄然而至此忻然曰吾頤眞之地也未追再期創營北極殿於西巖之上日以焚修爲事逮四十餘載而羽化師法眷孫党存信繼而住持性頗敦厚心尙恬澹言論朴直授伏魔籙戒律嚴肅擬碧潭之明月淸無纖翳驅邪療病應猶谷聲挈幼扶耄以求救治獲痊愈者不爲尠矣由是父老莫不欽慕其行業暨召齋醮遠邇雲臻迄大定初王師南征軍須匱乏許進納以賜宮觀名額法師喜曰斯廟雖牓東嶽聖帝之廟名然非朝廷攸賜竊觀廟有甘泉疫癘者飲之輒愈鄉老目之曰靈泉不若具厥事跡陳告儻得一額茲亙古亙今之難遇也諸道友咸懌其說法師遂以狀聞省部迫於敕下賜今名額法師欣然曰況吾教中立觀度人最爲鴻因今契吾昔宿之志矣由是萌心營葺鳩工市木創建三淸殿重修岱嶽

殿炳靈公殿嘉應侯殿酉齋王殿法堂三門客廳廊廡廚庫寮房咸罄嚴備塐像繪壁尤極臻妙若斯經營三十餘載厥工告畢參差殿閣瓦砌鱗鸞而凝煙屈曲廊廡階甃瓊瑶而晃日重門啟鑰風光凝壺中之洞天危檻橫虹眼界揔海面之閬苑莓苔氈徑薜蘿繡牆曉卷珠簾聳天峯醮採藍之碧夜涼玉宇和月泉飛素練之寒雖曰華胥未易過也法師曰生平之願足矣或曰大道無形上眞非象胡為勞役形神而事土木之工耶師答曰道雖無形無形莫宏其道眞雖非象非象奚彰其眞雖微妙而差別終有無以相依昔黃帝睿聖聰哲尚事玉象於道觀之下余何人哉安敢不營葺觀宇欽事眞聖哉至大定歲次大荒落師春秋七十有五八月十五日而羽化門人有二長曰李沖虛次曰党沖惠孫前管內威儀裴宗微小師党沖惠謂余曰本觀爰古嶽祠不知元起何代也先師住持垂逮三紀晝不暇餐夕不暇寐營竭囊橐專事經營暨於完就然厥勤勞固非一朝一夕矣況本觀額名雖荷宸恩所

賚非先師亦不克得也沖惠雖不肖濫叨冠裳夙昔追省誠慮先師平昔之勤績湮滅於千載之下爲恐後世罔知創賚觀額之由煩公爲我記之刊於貞石庶俾後人知本觀肇起之根因耳余辭曰峻沮濱布衣假使有倚馬之才難免雌黃不若求文於權貴雖匪吐鳳之句褒踰金玉沖惠曰此聾瞽之識見況文章天下之公論幸公勿辭僕不獲已勉書記銘曰

至道希夷元精一炁視聽無形生先象帝寔侶材宗靡知誰子難窮難詰强名强字玄肇妙門溥育羣彙昭明兔烏晶靈天地中誕人居上豎君治遘於軒皇洞究至理格彼元女密授奧旨玉像欽崇道觀肇起宮闕葺修秦漢耆織黃冠党公紫府傑士佩籙捧符馘妖翦祟德服耆艾行播遠邇殿宇經營甕筒捐棄聳雲櫳甍晃日金翠福鎮銅口雄莅淶水皇恩優渥寶額頒賜勤勤一身住持三紀迺撫元因迺書銘記萬載千春永播休美 金石萃編

重建汝州香山觀音禪院碑 大定二十五年 口克口

如是我聞大悲者觀音之化也菩薩始以有聞而至於無所聞始
於無無身而至於非無身能以有聞而至於無所聞則無所不聞雖
無身可也能以無身而至於非無身雖百千萬億身可也況於手
乎況於眼乎雖然如是非無身無以舉百千萬億身之衆非無身
無以示無身之極是故散而爲百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爲八萬四千清淨寶眼其道一矣又何疑哉所以歷代國
王大臣欲覺一切種智開不二門成無口道者或崇奉佛事營建
伽藍增嚴相貌傳譯梵音口度淨種茂殖妙德廣樹衆善以爲民
福田也粤有河南汝州之境嵩山之下汝南三十里有佛刹焉在
乎山之巔曰香山院既妙莊嚴王少女善口口口道場也其現相
口跡未之詳舊有傳刻此不復紀曩自宋元符以來住持者相因
仍葺輪奐寢侈僧徒居依不啻千指以大士遺身在塔靈應殊勝
歲率以春二月諸方之人不遠千里而來敬禮者無慮萬數隨其
緣力而行布施寺僧終歲之計不勞行丐於是乎足越大定二十

四年春天子東幸□國以唐國主壻大興府尹駙馬都尉奉國上將軍烏林荅天錫移授河南路統軍使公下車之後興滯補弊革故取新材優厥折□□盡□□於暇日漁獵經史修明號令親詣周□訓練伯伍爰暨唐國公主歷遊西南勝概敬禮□跡周覽山川相綢繆蔚蒼閒寂窈深富有佳氣雖在人閒不接塵境□然嘉歎憶噓嘻此眞道人修□□地也復聞大悲菩薩成道始終之說油然欣慕茫然自失愈覺此身泡夢電幻現於剎那頃愛欲牽纏大爲患累若非毀除身□遠□□□甘爲流俗無有是□及歸休舍常以此語示人念念於斯望將歸依焉會任持沙明法秀適赴開封大相國寺智海之請由是叢林虛席亦物故有□□意火□□□無噍類而僧□□任□□所至於像設衆壁風雨湮敗一無所堪主與駙馬其爲悼惜孔疚於懷思還舊觀亟發懇誠特爲之倡以錢□□□□□□□□□特沙秀專主其事責成厥功乃徧詣諸善知識衆冀爲賛辦其成功德而一方士庶從而

和之朔月之間獲錙幾萬比邱□□體此勤懇祈□□□□□□
□□□進士心肯堂構不日有緒將告厥成一日主謂僕曰菩薩
大士割棄情緣樂從正道毀舍膚體證此妙果與諸衆生有大緣
□何其道場遽□□□賴茲□□□完好昔在化身實生王室
我亦帝子事有相契彼何人歟我何人也咦□患不至而患不爲
也實以天地父母莫大之恩有所未報尚不能擺落塵緣盡如釋
氏法世歸之義行止無定今此勝利既集上願將圓我心則喜如
熱得涼如闇遇□□□□文□□□□俾誌諸石以示無窮豈
不韙歟僕雖寡聞敢卽圖之夫世之人能以一香一果一蔬一飯
酌水齋心而爲供養亦自希有況夫發大誓願捨□□□□□□
越□大佛事者乎是亦優曇鉢羅葬時□出現耳非公主幼具佛
性夙植善根與此菩薩世本眷屬緣契素熟何其感化眷眷之如
是也今此廢者興□□□□□室廚庫廊廡煥然一新有倍於
初復爲□□□刹之□以此聖因上奉國恩下福黎庶至於□方

來者觀口雄麗因像生口口生悟其於報聖勸化之道亦至矣哉如是如是爲佛塔廟功德口一口寶布施獲福無量抑聞昔僧懷盡所得宣律師傳記天神之語謂聖人示跡與廢有口口口年常重口口令其將在茲乎僕東西南北之人也從事黽勉頗有年矣雖未得歸依而想其口口爲有佛焚香再拜作禮而記時大定二十有五年 寶豐縣志

夏邑縣重修儒學碑 大定二十六年 左容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寓其教人倫善風俗人才所自出焉此三代爲治之道故學校不可斯須弛於天下也周衰之後不知教出於此而子衿遊於城闕詩人有一日三秋之歎近世通府會都閒以設學支郡小邑不過廟祀孔子往往榱棟摧折不能禦風雨之暴堦砌頹圮蕭然無人跡之行春秋惟官長循舊例釋奠一過而已執事者又皆胥徒市人學者弗與是可傷也夏邑舊爲劇縣自往年兵革之餘民物彫弊邇來稍復安集爲

政者但區區於簿書期會以舒目前之患而以學校爲不急之務
漫不省視者十之八九大定二十六年秋王侯之爲令也仆者植
之廢者起之凡其當爲者不計已之利否也極其所至而後止始
則肅而治之既而民從約束獄犴寢衰侯曰此俗吏之所能富而
不教吾安避咎爰假於學之故地獨豐碑在焉徘徊周覽不堪其
頹乃召諸故老而詢之皆謂曩者亂離縣之學宮一夕而燼是後
鞠爲蔬園而籍於官聖像寓私家侯因力請於漕司數申明而許
其請猶以地窘狹隘又市於民以廣之語諸同僚無不贊成者諭
於闔境無不盡心力而助之者事必躬親曰算月計是經是理不
數月而殿興臺門告成暨廟像考古制度而更新之尚慮齋堂廊
廡缺然未具復計費請於漕司亦已許可興修之次駸駸未已也
於是釋耒耜而挾書冊乘游惰而事儒業者誾誾侃侃而有洙泗
闕里之風父老喜而相與告曰我有子弟王侯教之侯之善政及
我民者不能歷舉興學其一焉宜有金石刻文以示來世於是北

走數百里之濟濱謁記於余余以謂王侯舉進士連中甲乙之選其職任所居有能名民訟既平則致力於學豈不爲知教之本歟夫繼道者善也成道者性也仁義禮智性所有也惟賢者能舉聖人之教循性而導之以善譬如水行於地脈絡通達其有窒塞者亦在於人所以導之何如耳夏邑民習事儒予嘗過之亦樂其風土之美將見爲士者皆道藝通明優於仕進其風俗漸染則婚姻喪祭皆中禮節其閨門訓誨則父子兄弟皆篤慈孝友順之行以至行乎道路則幼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以昭學校教化之功焉昔衛颯下車修庠序而爲吏人之所褒稱章景駿光治學廬而爲小兒之所迎勞今王侯之治視古循吏爲無愧所謂記者誰不樂爲之故援翰而不辭使歸刻之以慰父老之心亦欲他時繼侯爲政者尚得以觀覽焉侯名德彰字公正世爲遂陽人夏邑縣志參河南總志

冀州節度使王公名翻重修廟學碑

路伯達

夫道德之發有源教化之興有本本不固則枝不茂源不浚則流不澄必欲植教化之本疏道德之源莫先乎學而已學之所設自有虞氏始至於三代尤專尚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所以明人倫也是以繼繼承承安甯長久踵數百年豈非道德教化之功歟由漢而下繫於吏治其長民者但驅民於法令之中競以威嚴苛刻而取能名閒有崇儒術而導之者反以爲迂闊其於疏源植本之意不亦謬乎冀爲古名郡舊有學冠於他所經宋季兵火之亂埽地無餘本朝應天順人奄有方夏武功既定文治迺興遂詔中外繕完儒館其所費輒以公府泉給之冀之學復甚矣然前後守臣視爲不急之務故竟莫能興使吾夫子祭祀之儀缺然不具服衣冠鼓篋笥者倀倀無所從積有日矣大定二十六年五月既望中奉大夫王公自河南路轉運使移鎮是邦下車以來治崇安靜吏畏民愛不踰時而政成會仲秋上丁公乃釋奠於宣聖行事既終顧見廊廡傾欹垣墉頹毀喟然歎曰學校之廢一至於此今

天子隆上都首建善地設學宮聚生徒考之以詩書明之以禮樂薰陶至和爲萬國倡吾州距王畿不遠有當承流宣化任興作者舍予其誰越明年河南始甯公爲出俸資募工市材大其制度以營之惟大成之殿與前門少加增葺餘皆鼎新大總作室之數爲楹五十有二復飾廟貌增明經像祭器什具皆稽於禮資於用初闔城之內有水皆鹵及公祝役發地得泉其甘如醴因修之爲井編戶歌謠悉歸公至誠之應亦或忝我髦士蓄而不窮之意也爲日凡六十有五厥功告成郡庠諸生書而來告且曰僖公修宮於泮水魯人歌之文翁起學於成都蜀人美之今公之德化不啻僖文而吾鄉人戚之又非蜀翁比不志石刻何以表焉願以文請伯達年譾數四義不能辭而論之曰昔郡人孟軻居止近墓則爲築埋近市則習賈鬻而母三徙始鄰學宮乃戲陳俎豆揖讓進退之儀竟稱命世亞聖之才又釜陽民焦通事親禮闕爲從弟訟於州刺史將至於學見廟中韓伯愈母杖不痛悲泣至家後改過勵行

卒爲善士以孟軻之大才未近於學不免習鄙事以焦通闕行一遊於廟不害作新人然則養士化民之道悉由此而出矣而況士有所養則英俊得民有所化則刑罰弛英俊得則啟治平之路刑罰弛則昜仁壽之風而公所至皆興學養士畢有成規豈淺丈夫所能測哉今公方宣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敦獎人才學者方嚮公之化將見舒秀發之才吐宏傑之氣擢巍科登要津者比肩繼踵而出皆能以三代之道事君報國又豈獨冀人之幸也公浙武令族學曰子不名蕃褒之也有子師儉業進士舉適在侍下因請書之大定二十七年五月朔日記 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重修岱嶽廟碑 大定二十七年

宗有□

粵若太極分而爲兩儀兩儀立而生六子本乎天者親上日月星辰麗焉本乎地者親下山川河嶽奠焉其類既分各從祀典於是咸在夫東者造化之所起而嶽者神靈之所宅主乎震位爲五方象帝之先□□岱宗爲萬物更代之處距兗地之雄勝亙魯邦之

口詹太皞領其權句芒司其令厥德配地於時爲春巡狩者止焉而攷功德志道者登高而小天下口有口天周回三千餘里是謂三宮空洞之口口記所載不可誣也故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之域凡有口口則秉彝好德之倫莫不祟飭廟像歲時祀口口所以戴天齊之作口日來之佑也同城澄城縣襟高顔帶漆沮控上秦走蒲坂爰當要路是爲劇邑於稽古迹則有隋文帝魏元成之舊莊驗以澤民則有鄭楚相呂大防之遺愛沃野四關居民萬室教口口徵家給人足祀廟之奉詎可闕焉古徵之北有岱嶽廟自我馬生郊之後鼙震風凌雨之餘歲月寖遠敝壞滋甚知廟道士呂居仁徼妙兩覩願言一啟以謂人者神之所依神者人之所宰若坐視其敝而不爲興起雖然神罔時怨奈何日鑒在茲況生乎由是死乎由是衆因儆悟感願恍隨翼旦遂與邑中耆老度其鮮原撰之以日鳩良口口衆材闕宏基構廣廈經始勿亟迄用有成於以感祟朝徧雨之雲於以薦在廟駿奔之衆茲見門牆山口庭中水

潔畫棟虹橫瑤階肪㦸上通雲漢碧參萬瓦之鱗前直郭門清蔭兩街之樾霞升氣接河汾遠日出冷連條華高聿成壯麗之觀是日嘉甯之殿一到則俯仰於淨境之中逍遙於塵網之外香火之緣自起名利之心遽盡又何必大寓言之叟謂可並秋毫小游說之士謂不口口口者哉廟既成弟子王抱一以其師營造之勤求爲記述愚郎口其森然如絕澗之松湛然如清溪之水誠羽士之侯範爲教門之領袖郎此勝緣諒非矯舉因毛元銳以塞所請庶使口口道口神遊長揖稷邱公鄉校羣儒口仰更新韓吏部大定二十七年歲次丁未惟一口乙巳朏越四日戊申鄉貢進士宗有口記 澄城縣志

渲化縣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夫太極初分兩儀肇判萃兩精英之秀爲乎山岳之靈嶽之最尊首稱於岱鎮彼兗州之域儼然魯邦所瞻位居五嶽之伯號美上天之孫不歆季氏之旅祭豈假秦皇之升封掌人倫之總籍主生

死之權輿言其神則微妙無方變通莫測繫人之吉凶禍福有感必至應如影響焉言其體則峩峩崇崇風雲會聚雷雨蒸騰扶持造化茲爲地之德也爰自歷代以來封崇旌顯表其神異者莫越是嶽乎昔虞舜之爲君也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夏禹之時別九州也奠高山大川九山刊旅唐錫元圭告厥成功焉周之受命也武王既定天下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歌時邁之詩至於方岳之下告□□□□大漢之興武帝放古巡守之事薦禮百神封泰山禪梁父以刻石紀功焉頌於詩載於書編於史傳皆帝王之休功茂烈丕著莫不率由舊章嚴修祀禮稽周禮大宗□□□□祭用牲用蠒大司樂迺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所以儐鬼神也故得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禽獸蕃財用於是出焉寶藏於是興焉無一物不資其生成無一□□□□□育者也洪惟聖朝奄有四海懷柔百神保社稷等山河之固任公卿法台嶽之靈以增修於□□□□□於諸祥惟嶽瀆之神載於

祀典者郡邑官屬歲時祭享夫渻化為邑在城之東北依山之險舊崔府君祠後人易為東嶽廟歲月浸久楹欹棟撓瓦墮壁摧聖口口口口下濕殆將顛仆員可歎惜加之基址褊隘人皆相與非稱事神之所有邑人郭浹等迺啟願言化到市民曹成曹珪口口口已業税地周圍玖畝寄在於舊廟之口口口爽塏之區復葺是廟繪塑締構累年於茲猶未畢備至大定癸卯之夏也太谷白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敬謁祠下遂覩修葺之事勸諭工師莫肯怠惰繼口口口亢旱卒其僚佐精意以禱神神歆其誠屢降膏澤或時之疫癘民之疾疹復致哀禱即獲康愈公之用心益加嚴奉庶幾變凶歉為豐穰變愁歎為懽謠豈惟一方之民得口口口之祐助抑亦百里之內蒙公之庇蔭今廟也殿宇宏麗門墉崢嶸碧瓦煥日雕甍飛空體辰極之正位名蓬元之洞天迴環廊廡二百餘椽繪畫神靈七十四案既口口口革故鼎雨剝以風披神之鼎喜以來甯人皆鼓舞以瞻仰嗚呼天下之事言之易為之難作

之於始者易廢而復興者難是廟起於將廢作之於難爲甚可慶
也與人口口口口是宜刻之貞石傳之永久來請於僕欲紀其實
愚固鄙陋上不能發揚公之美事下不足副衆意之懇求安上義
不獲已謹述此廟之廢興而爲之詞以遺其民使口口口祀神其
詞曰
岱嶽巖巖萬古尊嚴于天峻極爲國具瞻邱墟雲雨主宰烝黔靈
鑒昭格害盈福謙於皇時周口口口謳衰時之對來朝諸侯會儐
之世秩祀嘗修霈然徧雨協氣橫流漢武欽崇歲至元封王母親
降圖受眞容唐元在位稱其岱宗天齊爲聖美號穹窿梨園舊址
口口口矣仲山之陰古廟頹毁邑人二三有汾陽氏豈憚艱難神
宮載徙於彼高岡奠此一方培坳鏟凸補陋薙荒繡甍畫棟廣殿
長廊繕飾未備屢換星霜粵有白宰口口靈祠因歲旱暵憂民阻
飢用伸懇禱甘霔應期多黍多稌如京如坻公之推誠喜是經營
廟貌奕奕民皆樂成有餚旣馨有酒旣清薦奠匪報於心震驚神

之來速聲口應谷神之於響民之爲福災害不生豐登屢卜文賴神功誰不祗祗肅以上原刻卷七十五

金石萃編

京兆府涇陽縣重修北極宮碑　　蕭貢

北極宮在縣城西北隅始作者與歲月無刻識不可知也求狀以爲起於秦漢鄭白渠成岸有積屍水通城流飲者多病遂起紫微殿以鎮之以予考之非也古者事神必於國郊或名山大川高爽之地禮數不同大率爲壇設位祭之而已無飾畫神之象者秦與漢初亦然至武帝時齊人少翁言上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各置祭具焉以象事神起於此然亦止於宮中畫象而已猶未有雜於民閒興起祠宇號爲宮觀及搏土刻木而爲之象者來狀之說蓋俚語相傳而然不足採也稱祠廟爲宮觀度道士以守之蓋自近代始然則是宮之興也其亦近代歟逮乎前宋之末兵革擾攘飢饉相仍黃冠散亡長廊峻宇焚蕩圮壞歲久而荊棘瓦礫之場餘存無

幾不庇風雨貞元中道士李居實稍葺治而居之悼其褊陋自誓於神營之經之起於戊寅迄於丁未乃成其制葢南面爲大殿以尊北辰通兩廊爲四殿東西相向以爲天尊列宿三官四聖元辰天師靈官之位各置其象所以起人之敬心爲中壇三垓以事天地日月星辰露而不屋所以達其馨香爲堂以肄講讀爲齋以接賓客爲廚以供飲膳爲室以安寢處重門洞啟以表內外環以長垣□□□□金碧丹漆之觀木鐵瓦石之飾壯偉閎麗十倍於舊遂甲一鄉既已相與礱石於庭以記來請曰居實於此久矣始者見吾祖師之興飾是宮而旋見其壞也今我又竭吾力以集厥功靡費歲月銖積寸累所以興廢補闕無所不至今宮既成吾老矣不爲之記則來者烏知吾之勤哉庶託斯文以垂不腐予聞而笑之曰道者既歷見前日之興之也難而壞之也亟則今之所成者將傾圮之不暇其能久乎是既不能久則碑之在世亦預幾何自有碑碣以來銘功紀德者未嘗不爲無窮計也然有石刻具在

而人已寂然無聞者有字畫僅存風摧雨剝火燎蘚澀不可讀者有螭首斷缺龜趺拆裂委棄埋沒於蒼煙野草之間不復見於世者有幸而在世爲人磨去故文勒爲新碑者以至破爲柱礎搗練支床者今漢唐故都之左右者皆是也功業之著文章之工字畫之奇猶且磨滅金石之不足恃蓋如此況予與子區區者乎道者默然無以應予遂書之以爲記云從仕郎試京兆府涇陽縣令武騎尉借緋魚袋蕭貢撰 涇陽縣志

鄒縣玉皇觀碑 大定二十七年 房暕

曩者曲阜黃冠女道士李崇彥先於尼山之上結茅在後遷於繹山法華院修葺約五載以來繼而又率道眾孫行信姬行忠史行德師徒四人遷於紀城之內復斵其茅庵一所特啟殫誠剏建妝塑三清聖像玉皇殿宇於是經營二十餘年工畢完備若夫枕鄒邑角亢之宮踞繹陽離坤之位況迺在邾子故國之內臨紀侯古宮之旁勘無俗冗深誠真趣迺仙境聖迹之地也噫異哉李崇彥

當日巨籌妙意興工用匠非不留心方纔工畢豈意逝矣茲者有黃冠女師姬行忠乃崇彥之法嗣也故嘗於其聖像殿宇加之丹艧不絕修葺愈成華飾其所謂繼先師之遺風也其人姬行忠欲將昨該大定二十年所降條理給到是庵號爲玉皇殿仍姬行忠得領住持公據欲以刊記於石奈以行忠並無法眷亦勿徒口弟衰老無能獨力難成遂邀請到山居野人李滄錫張道真劉道元三人同爲住持是觀茲輩俱樂習道德之風皆耽嵓林泉之興略無名利之心深有喬松之志既聞之見召磬誠而遠來建立斯碑住持是觀其所給據日署之曰軍令改曰州云有日蒙本處二下村皇甫源見訪禱余爲記其事因余以若懷泭濫而焉敢測源乎大洋如抱瓮斅而那能度高乎泰山義終不能辭勉爲記之以貽示人云耳時大定丁未九月日東魯梁國房暕誌 石刻拓本

掖縣孛朮魯園亭碑 大定二十九年

范懌

東萊古大郡也郡城之東南三四里其地高明景物尤美有山峻

拔疊嶂層巒聳若青螺扶搖□□□□神山也有水清泚洌泉湍波引如素練環抱而長流者掖水也水明山秀嘉氣鬱葱喬木蓊然以□□□竹森然以相映門墉深邃簾櫳虛靜有堂巍然修設香火足以奉聖眞有亭翼然嚴潔盃觴足以待賓客兩廡之前花檻藤架重門之外蓮池杏岡有勝概眞風最爲嘉處者驃騎節使之園亭也公自壯歲協贊朝廷力盡勤勞敬思祖考月陳祭祀偉譽英聲聳動中外內任則歷□門將軍御馬副使太子少詹咸有嘉績外任則歷懷邠亳海太守皆有去思遺愛之美也累遷瀋州節度使專以寬愛爲務訟簡棠陰民安田里尚恐吏治不明政事有失忽於聽訟餘閑默思之曰余官至三品壽踰七十侯封開國邑食千戶功名次於衛霍富貴亞於金張身雖康甯而年已老矣豈可尙貪榮祿而不思佚我以老乎於是累上表章懇允致仕遂卜居東萊間舍求田得是勝地重命增飾以爲修眞養浩之所日與羽流禪客詩人逸士抨碁酌酒撫琴分茶逍遙游宴於其中高

養天和自適自得雖漢之疏廣晉之淵明無以過也太上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虛言哉噫軒冕之貴安富尊榮世人之所共欲也林泉之樂淸虛恬淡世人之所罕慕也公能捨軒冕尊榮之貴好林泉恬淡之樂不唯今之罕見求之於古亦難得其人矣一日公召長生劉先生同余飯於園亭復得造其門觀覽徘徊嘉樹芳叢名葩異草無一不可人意者公移坐延留禮待勤厚乃屬余爲記欲刻之翠珉以傳後人余感其意不敢以固陋辭故爲摭其實以記之大定已酉仲夏旦日甯海州學正范懌德裕謹記 石刻拓本

重修炳靈王廟碑 明昌元年　廣處仁

古之民也趨市井就田野隨其業而處之自後則郡縣鄉里壇井分焉民之所以得安居樂業而無驚惶橫疫之災者亦必有神明協佑之故也愚嘗驗典祀之所載者岳瀆邱陵之神其處固不一止即其地而置立壇廟而獨至聖炳靈王之祠在在建立者何哉

葢王之靈也炳然王之聖也至矣輔相岱宗之帝吁納風雲化育萬類威雄驗於衛國英靈見於佑人是以前代超啟王封故在在之民謂陰功厚德既徵於前則景貺洪休宜有福於後其愛戴畏敬之心發於中而禮諸外也宜矣兩城村者春秋茅城之舊址引匡山脫泗水地肥沃人湻直於村之東北隅有王之廟存焉而去道稍遠摧毀不治昨於本朝天德間村老徐成鄭彥者慨然主之約費數十萬金雖萃於衆而不足者給於其家擇匠鳩工徙之近道以便村人之瞻拜丹楹碧瓦頗極壯麗而神像尚且未備故徐成之子桐鄭彥之子曇克承父志以畢其功塑繪金碧廟貌一新可使瞻者益敬祭者如在神道感而宜靈人心歎而致和水旱之求疾癘之請速猶影響之荅矣鄭曇徐桐來謁於余余嘉其志而服其誠直書此以記云耳明昌元年歲次庚戌四月辛巳甲申朔八日辛卯建濟州進士兗州學正廣處仁撰 石刻拓本

太原府學文廟碑 明昌二年

趙渢

自虞夏殷周設國學之法以養天下士取以備百執事之選故能卒相治功漢魏以降學校聿興而名士輩出然則取士雖不一塗而學校得人爲多故天下不可一日無學校也信矣太原自周秦隋唐以來控扼西北皆爲重鎭分虎符者例皆修障隧飾戈矛以捍患禦侮爲事何暇議學校乎我皇朝應天順人蕩海平嶽教燭窮輿威震荒遐六七十年閒無犬吠之警今之太原遂爲內地府舊有學離兵革之後蕩毀無餘至天會九年耶律公資讓來帥是邦歎館弗修但取故官舍餘材以成之正隆初完顏宗憲爲尹稍加繕完大定丙午張公子衍爲亞尹楊公伯元爲漕貳二公以殿宇卑隘立建賢堂於兩廡閒制度蓋未廣也聖上嗣服大政宗儒尙文明昌二年以前中都路都轉運使張公大節出尹太原太原於公爲鄉郡故尤以宣布教條淬厲風俗爲已任始至首謁先師見其棟宇卑陋階廡猥籍喟然歎曰是足以上副皇朝右文之意乎乃量功命日撤故就新始自大殿重加塈飾周以翠甓華而不

侈考禮爲宜因中門兩翼構爲外舍各三楹分六齋又建大堂於
賢堂之南儼雅清潔望之生敬故講堂去殿不數步無階陛可以
降升閣翳迫隘不堪其陋今北遷二十步有奇隆基三尺餘高壯
偉麗與大殿相煇映復構屋十楹左右爲齋十六稍南又各建六
楹分八齋及外齋總三十楹講堂之後提學教授正錄之位序咸
在焉講學談經既有堂與齋矣儲粟藏書既有庫矣飲食有庖祭
祀有器秀茂之士其至如歸公乃詣學召集諸生諄諄勸誘不啻
如賢父兄之切至也是年登龍飛榜者學籍凡七人翰林應奉王
澤首冠多士先是公持橫海節亦時修飾學宮督課儒業學生徐
璉是舉遂魁天下并滄皆古名鎭以學校之廢故久無登科者一
旦與學二人繼成大名則知張公敎養之勤豈非其效驗耶嗚呼
農夫耕耨其穫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無資其求
也必無獲今夫峩冠博帶廣袂之衣傲然遊其中者雖有瑰傑之
才苟無學術以濟之其將何獲要之士貴業之勤而志之篤也方

今貢舉之法既取詩賦以振天下英雄之氣又談經義以傳先哲淵源之學使放蕩者退而有所拘空疏者望而不敢進其所以寵天下之俊造無所遺矣士生此時可謂厚幸諸生業精於勤他日登巍科行所學光明秀傑輝耀士林以取卿相者足以爲張公之榮矣不究其本根肆其懈惰望洋而歎自崖而返進不能取科名以經世退不能抱仁義以勵俗皆張公之罪人也乃敘其梗槩以告來者使勉於學以副張公責望之意 山西通志

續修太清宮碑 明昌二年

胡鉤

今之太清宮卽老子舊居也今之太極殿卽老子降聖之地殿南有虛元堂相傳爲老子講經宴息之所自口冊之後亦以殿名之宮中舊有八檜今惟手植存焉太極殿東有九井或傳老子初生九龍吐水以浴聖體又謂老子生而作禹步步成一井井各有龍靈跡甚著迄今歲旱州郡官僚拜祝勺其水設壇場而禱之隨卽雨降亳古殷湯之故都也按藏經老子生於殷武丁二年然其蹤

跡多見於周世司馬遷不得其實但稱與孔子同時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孔子歿後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談周秦離合之事儋即老子也老子感七國之亂始出函谷强爲尹喜著五千文爲道家修身之祖其後秦并六國而不知所終未幾而紫雲現芒碭赤帝之子龍飛於豐沛之上焉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元孫假出仕於漢文之世其後李其姓者指李之仙裔也老子之居更歷兩漢皆以廟名之至唐有天下知李氏其系出於老子尊爲祖廟始增大其制度高宗乾封中親謁道宮冊老子爲元元皇帝聖母爲先天太后至明皇時躬詣元元廟冊元元皇帝爲大聖祖改廟爲太清宮先天大聖后廟爲洞霄宮至開元十三年正月八日老子示現於太清宮紫氣紅霧中穆穆若有白鶴彩雲來朝廟廷二月癸酉上尊號爲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天皇大帝明皇手書元元所著五千文仍自爲注釋頒於祖廟刻石迄今存焉至宋眞宗躬謁祠下奉玉冊封太上老

君爲混元口皇帝增修其宮室至靖康之亂大軍已過而鼠盜竊發其宮層樓傑閣門闕廊廡蒼宮翠珉玉像神儀靈蹤聖跡爲狂賊縱火一燕而盡惟敗壁頹垣空庭斷砌蓬蒿蔚長狐兎潛遊其荒涼如此遂至撫定先有道士邢象符王繼真丁禮符李修口相繼以主宮事僅二十餘年而稍加興葺焉其次兩宮都監田子虛與副運韓元英再創修太極殿西軒輪火藏仍印經以實之又其次四十年閒口京成延守德李若谷承襲管句遂歲興緣改故添新亦未始廢墮爲三淸玉帝二大殿靈寶五師九曜十二元辰四聖三官諸小殿宇皆粗成次序至大定甲辰歲今知宮郭居明又率道衆三十餘人請本邑西南甞平鄉崇賢里口安村敬請致仕李顯武爲勸緣功德主重修宮焉顯武宏謀遠略大過於人善化導興緣者也初閒道衆踵門則託亂以避縱復見面再三固辭不果其命適會前防禦紇石烈輔國解職蔡郡移鎮亳社聞太淸道衆請顯武而未許遂召而與之語曰太上之宮者李氏之祖廟也

口口兵火口口六十稔矣其口制尙未完成口其待於口口者胡不鼓餘勇而樂爲之今辭讓者再三竊爲足下不取顯武曰圭年踰八十齒衰髮槁日暮之光爲十年可成之役如不克終口之口口太守口口天將待口下口口廢之祖庭口口以衰槁爲辭焉知天帘不能延君之壽以就勝事也顯武欣然信其說乃自甲辰六月召衆工揆度立約翼日躬詣諸鄉口口沐而口之人皆喜捨與口口其口者口十月五日載以巨軸由縣西鄉東入太淸前車已抵宮而後車未出縣十二月八日作斵木大齋至丙午歲春月立前後三門屹然高大口口歲四月口口口宮火災其殿門靈儀頃刻而口諸女道流號哭撫膺不可撲滅後數日洞霄主事十五餘人率衆鄉老詣顯武請兼修此宮公默然一心計謂太淸雖未完而尙有故殿今洞霄三殿口口太淸之後可口而洞霄不可緩也於是斷以己意誓修兩宮至丁未歲復建洞霄先天太后大殿於法座下斸地得玉石縱橫五尺命石工王熙復琢太后聖容未幾

而成端廉口口方之舊儀尊嚴厚重高出數倍四方口禮之士私相告曰將謂終身不復覩此瑞相豈意今日見之往往厚出施利喜躍而退於是自本州以至鄰郡奉道者或捨金珠糧口錢帛材木笆口椽柱薪草莫可勝紀於是顯武命前副宮楚運口掌其文籍司其出納雖一毫之私不有也又命前上坐孫居遷主其材木公其用度雖一寸之木不虛用也其宮中已就者前後三口口虛元殿西轉口口廊一十間太極殿之東創爲七元殿殿南北轉角行廊一十三間太極殿之西立南斗殿殿南北轉角行廊二十間東立五嶽殿諸位並已完成顯武所用衆工皆於本郡縣精加遴選伎藝工巧過人者然後用之究其助修兩宮費用之資最爲大者本州佑德州東永城州北修橋院至於本宮諸處醮筵皆命前管句道正馮司愛爲高功同辦大緣口自毫之外助緣者歸德陳蔡曹單宿泗潁壽睢州太康等處諸施主雖名銜至衆而籍之甚明顯武又慮毫楮易壞不可傳之永久故刻諸堅石揭於太極殿

之西使各人後世子孫以爲美觀又顯武昔嘗與蔡州致仕劉忠顯爲友二人各於仕路早謀休退崇奉道德不惟所好尙同抑亦於祖庭遞相與緣有志公自歎衰邁來日尙多每談話閒則以未集之事託付於劉劉亦無拒意言至再三若金石金石可革而言不可渝也豈徒面從而背違哉顯武欣然曰吾得其人矣餘無憂患矣死亦無憾矣於是爲宮門之紀綱者屬僕爲文僕故初紀混元靈跡歷代尊奉之事及自撫定至今前後住持之人次述顯武戮力化緣銖積寸累經營之功終載遠近施主喜捨之意然以兩宮之費總而計之不啻數千萬以一人所施之物納諸其中如毫末之小涓滴之微顯武乃能裒聚總集以就大緣而用度不匱僕亦欣羨焉遂爲詳說而備述之云明昌二年歲次辛亥十月丙子朔十五庚寅日 鹿邑縣志

上黨縣西韓村石屆碑 明昌二年 郝長卿

周禮地官之屬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閒有遂遂深廣各二尺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倍於遂上有畛百夫有洫洫倍於溝上有涂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然則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以南畝圖攷之則遂從溝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古之立法制而利於民也謹審如此故民不憂水潦之爲害逮戰國之後斯制漸廢及秦任商鞅井田法壞阡陌一開而淫潦汎濫之災有時而至倉卒之閒民無以隄防嗚呼可勝歎哉顓之爲州在陶唐時爲畿內地距州城之三十里有所謂韓店者乃古之三韓村也分而言之則有西韓東韓中韓之名實通南北往來之驛路凡秋夏之際天雨大作則東自白馬山洎乎西嶺之間奔流傾注數道而來經由西韓民居之簷下既無以防過遂漱爲大溝深三丈餘官路圮壞或以大木爲棧行李往來常懼顚墜而使命馳驛過是者屢以爲言於是居民上愬於官守令恬然慢不加省歲既久而水之爲患益甚民惴慄懍不甯其居逮明昌二年秋[illegible]主特起高平李公晏來鎮昭義百姓聞之引

領南望而相告曰閻公特遣恤民此事可成矣公下車之日首問之爲吏者以無省符許修爲對公曰利民之事方以爲急遑恤其他哉於是命工規度鑿石於近山相其地勢而爲石牐十餘級兩旁甃石壁斂兩牐之下復稍散石而樹以青楊雜木庶乎殺其水勢歷久而不壞也牐既成水遂西注合於漳河居民復議實其溝無慮用土百千萬簣衆方憚其力役謂非數載不能致其功公聞而諭之曰第於溝中斷樹枝爲籤杙從橫植之令水之來往有所飄浮溝來屑薪爲籤杙阻留水既去而泥淤沙礫矣爲蒿薪堰隔不日而溝自平矣民乃從之凡一秋而溝乃平遂成坦途人皆稱爲神妙競營舍其側僉曰積年之弊無所申愬今一旦獲遂明政不勞而功成盍誌其事以告後人庶乎識其經營之始俾水賴其利不亦可乎一日本村民郭昺等暨進士遷大中范燁來告祝余爲文將以刻之石余聞之欣然因告之曰嘗聞公未冠時同鄉中舉子三十餘人將赴試都下至店南惕於橋樓逡巡一道者至坐

於公側笑曰觀諸生中惟公當享富貴壽考他年店北水敗其道公能治之言訖忽失所在以今觀之信有徵矣況賢人君子學先王之道其入仕也豈徒苟爵祿而榮身哉盖將職思其憂以利人而爲務若漢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十數處以廣溉灌又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爭訟百姓號之曰召父唐時薛大鼎莅滄州以無棣渠久廢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作歌而美之又疏長蘆漳衛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漢唐之賢守此類爲多以是論之古今雖殊而仁人之用心其揆一也且公自弱歲登膴仕所歷任必爲民興利其聰明正直文章勳業見禮重於朝廷爲一代宗臣而善政實多不能一一具述姑直書其事以識歲月云　灤州志

三官宮存留公據碑　明昌二年　趙　名佚

京兆府□□□尚書禮部□節□承都省劄□備奉聖旨楊□劄□後創造到□名額寺觀者□是事行□□仍令除去緣其間有

口繪塑口佛容像口不忍除毀特許存留其創造衆名口與免放
若今口有犯本人科違制司縣中知口不口依制斷口仍並解見
口口委司縣正官一員遍詣應有寺觀神祠等處一一躬親檢點
如係自口口口塑繪口神佛容像口口所口官并司縣先口口口
具申州府令司縣并僧道口及州府口口口籍仍從各州府排立
字號口口口籤印口合同公據齎付住持寺觀人等口執并造一
般合同文簿申覆使府備坐口口隨處遵依委官檢點施行去後
據申到事因除別外口管口司縣數內高陵縣奉政坊三官宮內
口口口口右今出結公據付口口口口口口口執照大定二十年
十一月日茲者三官宮元在官道之西起自唐宋迄今數百餘年
累口兵火殿像俱廢至皇統甲子有村人馬志買到上件地基及
員興邵顯亦捨已地方得完備與衆社人同議從於此處修葢堂
宇聖像一口幸而繼口大定庚子使府降到聖旨存留公據口慮
年深片紙湮沒遂刻金石傳之永久時明昌二年八月一日崆峒

趙□□記 金石萃編

淄川縣法王院碑　失名

竊以門開方便者道□常行教開慈悲者理宜□願王空十地本無去以無來□□五門自有因而有果故有雞林訪道□兆尋眞洗鉢龍池鳴鐘鷲嶺是知渡愛河者自□□航求福田者實資勝地祭後青□捌號□火宅以晨涼白馬題名晃冰輪而夜曉爰自東漢明帝以來像教熾於天下凡通都小邑暨名山勝境莫不建以梵舍而聚沙門之眾焉粤淄城之東北二十里瓦村居之陰舊有斯院基址甚□垣牆□傾唯僧□數間僅庇風雨而已□有殘碑在側其間□迹漫滅□無□考因地無足觀爲所可紀者大定垂拱三年歲次丁亥四月甲午朔八日辛丑□□院之興自唐之始捌敕抑亦先捌於唐敕是知敎之隱顯必有其時地之興廢亦因其土先於正隆間有僧清海者住持斯院歲月積久蔬食破衲覺性□□謂眾生貪著我則□□以勸其□□佛性善□我則修

身以成其道於是昭慧炬而耀暗室拔苦海以植福田教化於是
大行衆生爲之丕變□地隨方訓誘而歸妙果者不可勝紀其得
□□之流□仰□□□□□□朝廷崇尙斯教卽於大定之初
應有緇□所居爰賜以名額向非僧行□投牒申理斯院之額莫
得而建焉厥後□僧淸海年臘且高道力甚纖招徒募衆將傳巾
鉢之意有本院主僧者姓衛氏名福林本里人也世本農業□□
故□□□□出塵之想年十有六歲皇統年閒□□師事王祥始
□髮十□□□□常住□而受具焉戒律既精勤苦□□□往
來□親□斯院之甚陋憫斯額之莫立常慨然有經營締構之意
倏更歲月佇聞淸海□□傳□□乃挈□錫聿來斯院用酬宿志
焉於是□巾□之費□厲揭之懷首□易其基址次翦伐其荆榛
傭工□徒□瓦運材□□□壁立□□制度合乎□文力役出
乎□□□□□列□□□甋初□而霞映階乍□以水鋪□之
以坫墁麗之以丹雘巍巍乎□宇□□煌煌乎□□動昭繪象□

妙□容有儀於是金輪法界宛成二□之□□□□□□之果
苟非冒暑□寒勞筋苦骨如是者積幾十餘年以□□言之□□
□□之□葺者歟諸善知識咸曰昔先師營額於前今化主復新
於後繼□之志不甚偉歟向使□□之功□□則□□□□矣良
緣言結善果斯存物我無殊人天□報皆同果滿信不誣矣□□
□□同擇斯石旌德無窮庶傳不朽焉僕幸忝鄉鄰□□□□□
績黽勉爲記紀其事云爾時大金明昌三年歲次壬子閏三月朔
甲辰初三日石刻拓本以上原列卷七十六